

---

---

書 評

---

---

評介《壺政：清代宮廷女性研究》\*

李 典 蓉\*\*

書 名：《壺政：清代宮廷女性研究》

作 者：毛立平、沈欣

出版時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頁 數：389 頁

---

\* 收稿日期：2023 年 4 月 27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 年 9 月 1 日。

\*\*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副教授

近幾年，兩岸清宮文獻檔案陸續開放，給學術界帶來極大福祉。檔案數位化並且開放公共線上查閱，原本典藏於「宮廷」的檔案，今日得見於普羅大眾。再加上今人關於清宮歷史的文學創作與劇作越來越多，引發了史學素人們的興趣，清宮研究再度蔚為一時風潮。2012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計畫出版清代宮廷史系列研究叢書，2022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毛立平教授與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沈欣合著出版的《壺政：清代宮廷女性研究》一書（以下稱《壺政》），便與此一清代宮廷史計畫相關。

在此之前，學術界不乏相關的清代宮廷婦女史研究著作，例如：1993年王佩環的《清代后妃》（此書之後修改版本為《清代后妃宮廷生活》）<sup>1</sup>；1994年楊珍《康熙皇帝一家》<sup>2</sup>；1997年賴惠敏《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sup>3</sup>；2003年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sup>4</sup>；2010年趙玉敏〈清代后妃與宮女研究〉<sup>5</sup>；2019年陳葆真《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sup>6</sup>；2022年王冕森《清代后妃雜識》<sup>7</sup>。2022年學界同時出版了兩本深入研究清代后妃史的

- 
- 1 王佩環，《清代后妃宮廷生活》（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 2 楊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
  - 3 賴惠敏，《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 4 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5 趙玉敏，〈清代后妃與宮女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博士論文，2010年4月）。
  - 6 陳葆真，《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 7 王冕森，《清代后妃雜識》（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2）。

專書，均為學人守著典藏檔案，多年陸續鉤沉史料的成果。兩相對照，《清代后妃雜識》利用大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史料，對清太祖到宣統朝，上至皇后，下至庶妃、官女子的後宮女性進行出身與生平考證。《壺政》則是在前人對清代宮廷史研究的基礎上，運用近二十年陸續公佈的檔案文獻，以及參考海外清史研究關注八旗與滿洲民族特點的研究方向，解讀八旗制度是如何與前朝後宮制度結合，並且在清朝皇權控制下，力求達到「壺化肅雍」的理想。

此書主標題為：「壺政」，取義自《明史·后妃傳》「宮壺肅清」之語，壺為內宮之意。清代承襲前明用語，藉以規範後宮。作者於前言內，陳敘清代宮廷制度的變革，不少與明代宮廷史事息息相關。明代宮廷后妃、保姆、太監的活動，與其對政治曾有的負面影響，皆成為清朝的史鑒。是以規範後宮，成為了清代歷朝帝王面對後宮的主旋律。再者，此書以清宮女性為研究對象，后妃之外的公主、宮女、保姆等皆在範圍中，自上而下，豐富了內容層次。

全書除了前言與餘論，總共分爲五編十三章。第一編主題為「初入宮闈」，以兩章：一、「清代八旗選秀制度的意義和變化」；二、「承值內廷：內務府三旗選秀」開篇。與早先王佩環《清代后妃》以清「國初」時期的葉赫老女起首的寫法相較，《壺政》直接將論述起點切在入關之後，清朝開始規整、完善後宮制度，突顯清代八旗政治的內外差異，將八旗秀女與內務府旗人分開，后妃與使役宮女入宮途徑涇渭有別。清代選秀制度完善過程，歷經了數十年，乾隆朝是制度最完備鼎盛的時期，也是衰落的分水嶺。作者認為在乾隆朝後，皇帝縮減了外八旗與內三旗的選秀範圍，逐漸集中

在旗人的中上層，顯示皇室的政治考量與需求。選秀範圍的縮小，是皇帝逐步放鬆對八旗控制的傾向，下層旗人就是率先被放鬆的群體。

第二編主題為「宮壺肅清」，下分三章：三、「主位與后妃等級」；四、「后妃的晉封與待遇」；五、「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清帝對后權的壓制」。此編是闡述后妃在宮廷內生活制度的形成與變化，也是突顯本書核心命題的篇章，申論皇帝藉由宮規的設置，有效地控制後宮。作者利用內務府的相關檔案（奏案、來文、奏銷檔冊）認為清代宮闈制度定型於康熙朝，透過不定期「集體晉封」與歷次「逐級晉封」維持後宮的身分階級與安穩。乾隆朝時將后妃的活動範圍與外界的聯繫（包括與家族、命婦與大臣之間的往來）逐步限制，避免後宮干政。此舉固然是有效杜絕了前朝的外戚之禍，無疑也令后妃的宮廷生活自由與樂趣大幅降低。不過，同治皇帝之母慈禧皇太后因時代背景不同，不受此限。

第三編主題為「金枝玉葉」，討論的對象主要是皇女，即公主。清代皇室旁系所出之郡主格格，不在討論範圍之內。本編內分兩章：六、「公主與皇帝的關係」；七、「公主與額駙的關係」，著眼點在公主們與父親皇帝以及丈夫額駙的互動關係。學界不乏對滿蒙聯姻政策下的公主婚嫁研究，但生活史還是史料零散欠缺。公主為後宮所出，則后妃之困境，也會移到同為女性的公主身上。總體而言，公主的女性身分，沒有皇位的繼承權，令其教養別於皇子，婚姻又不得自主支配，造成多數公主家庭生活的矛盾與不幸。目前史料記載公主未婚前宮廷生活的部分並不集中，多數可見的是婚姻生活，這也是一個研究的空缺地帶。

第四編「暮年生活」，分爲三章：八、「慶隆尊養：清代皇太后的尊稱與晚年生活」；九、「不與外事：清帝對皇太后角色的定位與建構」；十、「清代太妃嬪的尊封制度與生活狀態」則是講述後宮的未亡人們：太后、太妃嬪等的深宮人生。清朝在康熙朝曾有恩典將有子太妃嬪放出宮外隨子居住，這個恩典只是曇花一現，並未被一直保持下去。雖然她們的地位可能隨著變成新繼皇帝的長輩而有所提高，在宮規之下，行爲反而更爲受限。乾隆皇帝（1711-1799）對其母崇慶皇太后（1692-1777）似乎恪盡其孝，卻也沒有令母親的勢力越過宮牆之外。

第五編「承值侍應」，內容爲三章：十一、「『可謂至少』的清代宮女」；十二、「一品夫人與清宮的乳保群體」；十三、「宮廷中的差務婦人——以媽媽里、姥姥爲例」，集中在內廷服侍的宮女、乳母、保姆等可以流動的女性群體。研究此類群體的專著較少，多爲散篇論文，這和過去宮廷內材料的整理有限有關。今日開放的檔案越來越多，關於此類女性執事服役群體的史料還是非常零碎。

在餘論中，作者將明代治理後宮與清代的情況作了比較，認爲清代以明爲鑒，在面對帝王家事，加倍注意小心。雖然檔案繁多，反而留給後世的后妃形象，遠沒有前代豐富生動。筆者認爲，清自從入關之後，皇帝處理宮廷之事，確實處處以明爲鑑，尤其是對太監與後宮，乾隆年間的于敏中（1714-1779）等人纂修的《國朝宮史》，開篇皇帝訓諭，即針對太監，生怕其倒持太阿。清朝皇帝皆讀史書，歷朝宮史均不陌生，吸收不少歷史經驗，這是清朝優勝之處。然清修明史，論贊出於本朝，又善於自隱本朝之史。若云其後宮治

理勝於明朝，雖非虛言，但清朝選擇後宮，重視旗籍出身，兩百六十年宮史，不乏起伏變化。盛世綿長，宮闈是否如存世史錄那般看似平和，似乎也只有當事人才能詳盡知曉。

### 關鍵檔案與基礎文獻運用

《壺政》作為 2020 年之後清朝宮廷婦女史的研究書籍，不乏亮點。

首先，在檔案文獻使用方面，與 90 年代初期的研究（如：王佩環的《清代后妃》以及楊珍《康熙皇帝一家》）相較，當時學人囿於檔案並未完全整理開放，多運用已經點校出版的清代文獻與政書作為研究基礎，例如：歷朝《大清會典》、《大清會典事例》、《清實錄》、《起居注》、《清史稿》、《清皇室四譜》。1997 年，賴惠敏《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專著，開始使用典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宗人府說堂稿」、「宗人府堂稿來文」、「玉牒」、「內務府來文」、「內務府會計司呈稿」等文獻。2003 年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主要使用的是實錄與會典。2010 年趙玉敏〈清代后妃與宮女研究〉博士論文也使用了內務府的檔案；2022 年王冕森《清代后妃雜識》，使用了大量的「內務府奏銷檔」研究清代各朝后妃的姓名出身以及入宮的情形，也使用了少數的滿文材料，但是這本書主要鉤沉考訂后妃生平，從內務府的賞罰名單去尋找各種細節，未涉及公主、宮女以及內廷執事諸女，人物面向較為受限。《壺政》使用了「內務府奏銷檔」、「內務府來文」、「宗人府來文」、「錄副奏摺」、「朱批奏摺」、「小玉牒」等檔案，因著眼

點不同，使用的內務府材料沒有王冕森多，卻更有制度史的架構。檔案之外，目前學術界不乏結合清代宮廷繪畫圖像、器物等研究切入宮廷史者，如陳葆真《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就運用了典藏兩岸故宮與海外的藝術圖像解讀乾隆皇帝與太后、後宮的互動關係。

從近年來清代宮廷史的研究趨勢來說，與內務府相關的檔案，尤其是「奏銷檔」，實為研究者的寶庫。考訂人物者，檔案提供了人名背景；考訂制度者，檔案呈現了制度變遷；考訂生活者，檔案透露了皇室內苑的生活細節；考訂財政者，檔案備載了各項用度收支細目。目前沒有人可以完全消化這批龐大的檔案，以檔案入手，清代宮廷史可以深入研究的地方還是相當多。只是若要用內務府檔案來做宮廷史、制度史的框架，仍有不足之處，而《會典》與《實錄》、《起居注》、《上諭檔》對制度的建立，則有關鍵地位。概言之，從事清朝宮廷婦女史以及宮廷史的研究，具備對清代政治制度史的清晰分析能力，以及對清代政治制度史的全盤理解，還是第一關鍵要素；《壺政》則具備了這樣的要素。由於此書有兩位作者，加上宮廷女性后妃、公主、宮女、乳母、保姆不乏交叉同期生活，書中徵引的案例史料，有幾處見重複者，但這些無傷大雅。

### 是否具備性別史與動態史研究的特點

清朝宮廷生活史與社會史研究，除了新材料的使用外，觀點的嚴謹、視角能否有新意，依舊十分重要。相較於傳統中國的男性，女性史的學術研究要寫得立體、豐富多元，在

史料上就有明顯的局限性，多數的檔案，不會大量記錄女性自身的言語，除非女性本人有作品、信札、日記、筆記留存。這也是所有以女性為性別史研究主題者，都會遇到的困境。與「才女」、「貞女」、「烈女」，此類研究與自傳統與近現代史學的研究主題相較，清宮的后妃女子，除了晚清時期，之前幾乎沒有辦法留下本人的墨蹟、日記、案牘、照片，記錄她們言行的文獻均是來自「他者」的宮中檔案簿記，至於形貌是否可以留像傳世，則取決於皇帝的喜好與愛寵程度。

要形塑宮廷女子的個人風格與鮮明形象，並不容易。反而是來自刑部或是內務府中，與戶婚、田土、錢債相關的案件、詞訟檔案，因其在製作公文書的過程中，需要記錄當事人或相關人的呈詞或是部分口供，對女性的刻畫面貌，反而更為生動飽滿。例如：文中提及有些宮女愚笨，被主子如何打罵，自言「在家並沒做過細活，總學不會……經常失手砸碎傢伙，漿洗衣服也不乾淨」，最後因「笨」被遣出宮（《壺政》，頁239）。這樣生動有趣的語句，是非常吸引讀者的。

若用性別史與動態史的角度來看，在女性性別獨立意識，以及研究對象的生活化方面，《壺政》一書的描述比較少，整體研究途徑，還是側重制度史的角度。此書雖從內務府的檔案內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案件，但通書內這樣鮮活的記錄不多。當然，這與宮廷女子受到的規範比宮外多，以及宮中所管衙門與在外基層衙門屬性不同有關。再者，后妃的身分與宮女又不同，若是沒有干政行為，她們的言行舉止，除了貼身的宮女太監，只有皇帝與其子女最為清楚。非遇改朝換代，很難見到宮內人的筆記或口述史，只有皇帝等親近人



自行披露后妃的言語，他人才能得知內情一二。例如：乾隆皇帝曾批評繼皇后剪髮「皇后瘋了」、「甚屬乖張」。<sup>8</sup>若非皇帝自己親口說出，又有誰敢隨意亂說皇后的情況。

清代宮廷婦女的群體面向，在這本書中，仍有幾個部分被忽略，一是對宮廷中民籍妃嬪與宮女的相關研究，此部分雖然第三章第三節有提及，著眼的內容還是比較少。<sup>9</sup>再者是命婦，以及秀女之後的八旗家庭。皇室命婦出身，與選秀有關，部分命婦同時也是宮中后妃的親人家人，只是她們生活在宮外。關於旗女的研究，定宜莊的《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sup>10</sup>、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sup>11</sup>與賴惠敏的《但問旗民：清代的法律與社會》<sup>12</sup>是涉及皇室與八旗女子婚姻與性別問題的重要相關學術著作。尤其是《但問旗民》使用《內閣題本·刑科》刑部與宗人府的訴訟材料，使得書中旗女的形象更為豐滿。惟宗室與普通旗女們究竟不在宮中生活，她們的生活與宮內人相較，生活較為自由，貼近更多的人群，形象也能夠更立體。

---

8 「十五阿哥請安摺」，南京博物館藏，轉引自王冕森，《清代后妃雜識》，頁371。

9 關於乾隆朝民人嬪妃的研究，可以參考黃麗君，〈乾隆皇帝的民人嬪妃〉，《新史學》，卷31期3（2020年9月），頁71-127。

10 定宜莊，《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1 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12 賴惠敏，《但問旗民：清代的法律與社會》（臺北：五南，2007）。

## 無情的君王：壓抑仍是宮中的主旋律

《壺政》選擇八旗以及內務府秀女作為開場，接著討論清代歷朝皇帝對後宮的宮規建立與整頓，這本書刻畫出來的女性面貌，因為檔案的記錄者與被留存迄今的記錄，整體偏向女性被壓抑拘束的形象。清在入關前後，官方與民間記錄的宮廷女子史料記載，遠比康熙朝之後檔案記載的女性們形象令人記憶深刻得多。例如：清太祖（1559-1626）晚年寵愛「饒丰姿」的烏拉大妃（1590-1626）；清太宗皇太極（1592-1643）的后妃們，如：孝莊文皇后（1613-1688）的官方記載與豐富的軼事；順治皇帝（1638-1661）寵冠一時的董鄂妃（?-1660）。在稗官野史中，對這幾位女性的描繪，幾乎可以說是「活色生香」。這一方面是和清初官私史料各家記載，比清中後期多元；再者，與康熙朝開始規範后妃制度，平抑後宮有關。說到底，最大的影響力還是皇帝本人的愛憎。

例如：乾隆皇帝與元后孝賢純皇后（1712-1748）感情篤實，在乾隆的上諭實錄與詩文中，可以直接找到不少與孝賢皇后相關的記載。又因乾隆皇帝愛惜孝賢皇后，提拔后家，皇后的兄弟傅恒（1720-1770）與其子孫如：福長安（1760-1817）、福隆安（1746-1784）、福康安（1753-1796），均承擔過朝廷要員，有的娶皇家女子為妻，一門顯貴，與皇后相關的官私留存文獻更多。至於乾隆的繼皇后那拉氏（1718-1766），因在乾隆皇帝南巡時，與皇帝爭執，氣憤剪髮，受到丈夫的厭惡，並且試圖持續打壓她的地位。這樣的情況，可以找到正面的繼皇后相關記載，就會少很多。作者

也對乾隆皇帝對母親崇慶皇太后的孝順略有質疑，提到乾隆皇帝爲了隔絕太后與宮外的來往，嚴格規定太后的住處安排與起居，甚至不許太后親戚未經許可在後宮宮殿外走動（《壺政》，頁 239）。這段描述，同時也見於陳葆真《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一書之中，<sup>13</sup> 兩書都認爲乾隆皇帝對崇慶皇太后的孝養是恭敬之外，不忘宮禁。

嘉慶朝之後，后妃制度並無逾越父祖的建制，總體人數也不像康熙與乾隆朝那樣多，意味著后妃宮廷生活更爲單一，對后妃本家的壓制也沒有減少。如果后妃本家的地位不夠高，並且沒有干犯禁條法律，沒有特殊的政治表現與貢獻，也很難在中央的檔案內發現詳細資料。

### 對清代宮廷女性史研究的貢獻

《壺政》一書問世後，對學界與普羅大眾的影響是明顯的。正如前言提及的與清宮歷史相關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在自媒體方面，對宮廷史有興趣者，很容易就注意到《壺政》一書，只是對此書書名讀音正確者，或不多見。又，此書的主旨之一，是揭開清代后妃生活的神秘面紗，就實際意義而言，此書對於許多坊間流布的清宮后妃史而言，是以正史與政書內容爲準的敘述史，對一些訛傳或是常見的疑問，提出了解答或正名。例如：所謂的「主位」，就是經常被討論的問題。此書提到所謂的後宮主位並不是只有嬪位等級以上，貴人、常在也可以是主位。大量的「非主位」後宮人，是清

---

13 陳葆真，《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頁 105。

宮妃嬪數目最容易被忽略的群體。因其位分低，相關史料也會較少而零散。

此書最後在餘論中提到了與「新清史」對話，認為美國的新清史學派，一向注重滿洲特色，有時會令研究者忽視了明清制度的傳承。作者認為，清朝宮廷制度的創新點，很多都是建立在對明朝君臣宮廷史的理解之上，尤其是君王與大臣抗爭的部分。筆者也同意作者這一個觀點，可以與新清史建立對清代宮廷史的對話，八旗固然是滿洲的特色，但制度的延續性不可忽略。儘管清朝後宮的選拔與八旗制度緊密相關，說穿了，對於後宮女子，八旗旗分、旗籍只是一個別於漢族與他族的身分戶籍制度，皇帝的恩寵，完全可以直接跨越民族與階級的畛域。清代歷朝帝王在入關之後，選擇了繼受部分明朝的后妃等級制度，並且在明朝后妃干政的前車之鑒上，極力避免重蹈覆轍，這是不能忽視的重點。

總言之，書中沒有熱鬧的、供人八卦的宮鬥場面，沒有男女之間的情愛糾葛，沒有少女、少婦嬌美的風情顏色，呈現的是無情的政治旋律，以及在君王制定的層層宮規下，一群受壓抑的女性群體。相較於以往對宮廷女性研究的寫作方式，此書不偏向野史，給讀者帶來建立於正史與文獻立場的知識點，也不會過於零碎到令人無法閱讀。隨著內務府檔案開放的內容增多，日後清宮宮廷女性史，或有更多的細節可得到進一步的研究並且增補，《壺政》仍可占清代宮廷女性史學術研究的一席之地。